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八

陸川龐 煥校

弟子三

徐文忠公誼

宋史本傳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  
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  
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而亂則敗其臣壞上遽改  
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州陞辭屬光宗初受禪誼

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殺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飢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奉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傷。外欲坐觀。謂欺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閤門事韓侂冑，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於憲聖。侂冑因內侍張宗尹開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冑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冑。侂冑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侂冑疑汝愚誼知其

情益恨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守江州。加集賢殿修撰。陞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溱州以待和。時時鈔掠。與宗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俱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誼文忠。

按宋史徐文忠公傳。悉本於葉水心所爲墓誌。其棄而未收者尚十之五。今附錄其論公所學者云。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朝徹。近取目。

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寔。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水心未嘗師陸子。其言亦不能得陸子所以爲學之功。與所以教人之法。然其語意則固譏切紫陽而推崇青田矣。

### 事蹟書問

先生年譜乾道八年壬辰春。記徐誼子宜侍學。又云子宜侍先生。每有省益。是時誼與先生並以得解赴南宮試。同在行都也。省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却無。蓋從學在省試之先。故試後論試卷如此。慶元僞學之禁。除爲首四人外。朱子居第一。徐文忠公第二。其端始於寧宗慶元三年。知綿州王浚上疏。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舉薦開陞。及刑廢吏自伐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違從之。於是僞學逆黨得罪者籍者  
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  
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達、吉  
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  
吳傑、李祥、楊簡、趙汝諫、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遠、孫元卿、袁  
變、陳武田、潛、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李臺、王  
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士、張致遠、楊宏中、周端  
朝、張衡、杜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共五十五人。  
包顯道、錄先生語。因舉徐子宜語云：「與晦菴月餘說話，都不  
討落著。」先生說話一句，即討落著。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  
靖安簿。六年間，去家四百里，久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

更取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爲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著史成之淳叟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爲邪說其行均爲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衆潛竟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昔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讎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衆之處茫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爲學第恨相處不久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流浪展轉衆賤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爲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

聞其莊整適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爲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駭。非之。笑。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欵。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爲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爲況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爲吾道自重。

先生與子宜第二書云。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在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

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爲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遺。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詔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邪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

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潮。故官人之才者。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某竊有區區之說。以爲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遽以大意粗說蔽之。則至理可明。誠說可破。至理明。誠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

可爲者。君心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民爲大社稷。次之。君爲輕民爲邦本。得乎。正民爲天子。此大義正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慈湖莫子宜辭云。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于寢門之外。

時疾作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即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尚欲與子共講。仁守之方。道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蔡文懿公幼學

宋史本傳

蔡幼學字行之。溫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於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革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宴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

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操。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於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作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

所刪定官首言大耻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模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憇豫。侍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哀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時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階。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初。年又上陛下

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等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糴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體錢。有常平積糴錢。有無額上供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冑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遽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陛辭言。今除授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省

經筵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  
侂冑聞之不悅既至官口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舉  
洛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  
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  
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  
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開諸路罹  
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  
邦本爲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既  
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  
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  
鈐轄侂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即越等除授有已授外

職猶通籍禁閤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棲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異除知臨安府。異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異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料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資。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遂陞寶謨。

閻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既遣歲幣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洵洵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王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於時。而中年遽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闢闢。沛然如決江。才難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爲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於世。

遺事

先生年譜云。乾道八年。先生試南宮。奏名。諸賢從遊。聽其言。者與起。永嘉蔡幼學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先生問其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此師事先生之實錄。而傳止云。師陳傅良者。蓋學文於陳。而學道於先生也。

按宋史本傳。不載蔡幼學。謹惟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跋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云。右兵部尚書太子詹事蔡文懿公。幼學所編也。希弁南宋人。既知其謚。必不謬也。又云。其書自太祖建隆之元。迄於欽宗靖康之末。祖春秋之法。而參以司馬公舉要。呂氏大事記之例。宰輔拜罷。表諸年首。其予朝請大夫直秘閣提舉福建路常平義倉茶事。詹敏而

刻之

羅文恭公點

宋史本傳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  
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  
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  
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  
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  
也自旱暵爲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  
諫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  
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  
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

秘書郎兼皇太子宫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  
兼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休  
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  
間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  
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  
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  
服從事有死而已常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  
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  
舊爲宮寮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  
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  
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  
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間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報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關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啻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過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

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  
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  
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  
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  
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  
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  
之餘。湛然虛明。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  
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  
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  
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初郊。遣珠  
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譏間。遂生憂疑。以臣觀

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譴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閤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

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逮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許。拜遣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也。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 書問

先生與春伯書云。適聞晉貳奉常卿於柄用。深爲吾道慶。大  
囊之去。四方屬目。惟新之政。藐未有所聞。鄉來相聚。不爲不

久。不能。有。以。相。發。每。用。自。愧。屬。聞。來。示。尤。爲。惕。然。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來。書。言。朱。林。之。事。謂。自。家。屋。裏。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然。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安。分。儕。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近。見。臺。端。逐。林。之。辭。亦。重。歎。其。陋。羣。兒。聚。戲。雜。以。猥。狡。尚。何。所。望。非。國。之。福。恐。在。此。而。不。在。彼。也。

按先生與劉志甫書云與春伯一書痛箴其陋即此書也

光宗紹熙元年先生又與春伯書云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素未報一已報而憲臺未來查覆除此牢戶可聞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脩者不少朝夕潛究密考畧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之質迺今尚有缺典如臺諫侍從當啓劄令皆未辦

所待萃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  
調其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  
兩地優矣濡筆以待慶牘向寒爲國保愛

戴文端公溪

宋史本傳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  
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叢  
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陞博士奏兩淮當立度  
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  
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上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  
開禧時師潰於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益商皆當  
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

參議軍事。數月召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  
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  
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  
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子部  
尚書除文華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致  
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溪久於官  
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  
鯁云。

按戴文端史稱字肖望。先生集中俱作少望。

### 書問

先生與戴少望書云。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  
道者。向辱下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

或於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娶女宿留龍窟。卧  
病與凡航川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  
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  
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  
增。乃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咏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我賊  
陷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  
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以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  
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告教。  
我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乍窒。則淵淵其淵。浩  
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  
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按先生與徐文忠公誼書云。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磔之。即謂此書也。

### 李叅政性傳

#### 宋史本傳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爲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爲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陞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淺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

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之。後古之制而羣臣沮撻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孝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以臣僚言罷。尋以實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爲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卒。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與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

殿學士致仕李特贈少保

書問

先生與高應朝書云。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具應之書中。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爲戕賊其本心。則一而已。

先生與李成之書云。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達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齒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翰。寫。忠。懇。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又。嘗。與。書。論。學。云。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浣。之。極。別。紙。尤。見。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一。去。之。決。誰。實。爲。之。今。幸。尚。知。其。爲。奸。盜。而。患。苦。之。護。惜。玩。愒。之。久。深。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爲。忠。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爲。國。而。然。爲。家。爲。身。益。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已。復。禮。之。力。當。有。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先生與徐子宜書云。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未開明。

呂寺丞祖儉

宋史本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奉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終更赴銓。丞相周必大語尚書尤袤。招之。祖儉已調衢州法曹。而後往見。潘時經畧廣東。欲辟爲屬。祖儉辭。尋以侍從鄭僑。張杓。羅點諸蒞庭。瑞薦召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者。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通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冑寔用。

事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亦不得無過。然未至如言者所云。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邪。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爲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邪。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

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替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聞者。車馬輻湊。其門如市。侍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竇以士氣頽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寔寡也。疏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同上安置。詔州中書舍人鄧駟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前日。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

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臣竊爲陛下惜之。上問祖  
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  
救祖儉者。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自趙丞  
相去天下已切。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益怨重。曷  
若少徙內地。侂冑亦悟。祖儉至廬陵。將趨嶺。得旨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  
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額。遇恩禮則淡於子約。然坐視  
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  
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閒時。常如在水火  
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  
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  
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

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書問雜文

先生答呂子約書云。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誣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肯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若是。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謹得而禦之。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爲篤切。

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因於茫然之地。而無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爲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按子約師事其兄。未嘗他有所師。而子先生及朱子皆嘗問學。若先生此書訓示切直。固以弟子畜之矣。考亭淵源錄列之弟子。其實子約亦未嘗師考亭。而子約問學于先生。爲尤宜考陳止齋集中有答丁子齊書云。聞子約見子靜。陸太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大不能剗斷得下。其他空疎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

禮子靜如沫。泪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止  
齋言如此。甚千約學於其兄。則尊史記而務事功。問於朱  
子。則求經義而尋章句。皆子約所樂習而易于見長。惟先  
生此書指爲志陷學蔽而教以近賢。蓋先生所謂刀鋸鼎  
鑊功夫。宜其未能即契然。子約是先生後立朝剛正。卒以  
建言受謫。非有得於實學者。不能。楊慈湖嘗作奠呂子約  
辭。稱其學雖畧異。大致則同。其辭云。承議郎楊某謹遣致  
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  
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  
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  
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  
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

問學雖畧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絨衾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其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觀此可知其所得矣。

邵機宜叔誼

邵叔誼名未詳。浙江人。官階所至無可考。王謙仲蘭。帥江西時。叔誼在其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先生與謙仲在勅局時。爲同官。故相往來。叔誼因從先生問學。嘗述先生語。頗失本旨。先生答云。此非某之言。乃邵機宜之言云云。誨語懇切。叔誼亦嘗問學於朱子。故先生與叔誼第二書末及之。朱子集中

作邵叔義

先生與邵叔誼第一書云。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  
夷叔齊之說。定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彈忘。笑談之  
間。屢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  
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統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  
言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  
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  
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  
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豈唯辨諸其  
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僞。舉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已。至於大而  
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  
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木漸木升。圓月異

而歲不同。然由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由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爲物不貳。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爲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子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唯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丘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爲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已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

先生與邵叔誼第二書云。教以向來爲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爲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爲強盜。爲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爲教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既得旬日之款。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夫今不治。必爲痼疾。豈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問友朋觀之。皆駭而問。

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來造見對語。移時初聞。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既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窻窻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謬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實。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

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 楊漕使楫

楊楫字通老。福建長溪人。初學於朱子。復問學於先生。其歸也。先生爲序以送之。云。學所以開人之蔽。而致其知。學而不如其方。則反以滋其蔽。諸子百家。往往以仁義道德爲說。然而卒爲異端。而畔於皇極者。以其不能無蔽焉耳。長溪楊楫。通老。忠實懇到。有志於學。相見雖未久。而其切磋於此。甚力。於其歸書。以勉之。按考亭淵源錄云。楫登淳熙五年進士。歷司農寺主簿。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徇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愛時之責。獎廉靜之操。絕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有奏議及悅堂文。

集行於世。人稱爲悅堂先生。

陳蕃叟武

於越國志

陳武字蕃叟。君舉之從弟也。從君舉入太學。與蔡幼學齊名。東萊以告芮祭酒曰。此皆永嘉新進。不可不收拾者也。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春秋一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以語蕃叟。皆徑用之。遂中同榜。然君舉好坡公文。而蕃叟弗善也。其文自成一體。蕃叟後亦入黨籍。

按宋史。僞學之禁爲首者。趙留。周王四人外。自朱熹徐誼而下。至呂祖泰。共五十五人。陳武列在三十二。居袁燮之次。而宋史無傳。浙志云云。不足傳信。試前授題。特吳越人。近年陋習。宋時安得有此。蕃叟之文。與蔡文懿齊名。方且

上薄坡公豈不能自取科第東萊暗中摸索能識陸子豈不能識若舉兄弟何必先授題爲物色地且乾道八年尤文簡知貢舉東萊特同考官安能預定題目而出之哉又按若舉於陸子在師友之間觀陸子與若舉書及若舉贈黃元吉詩可見若蓄叟則請業請益而自僭於弟子之列者也陸子與子宜書云端卿蓄叟成之津步諸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又云蓄叟相見始恐懼而又不能翻然益切磋之若欲矣

陸子學譜卷之九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四

劉少保伯正

宋史本傳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爲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曆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東陽軍辟荆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於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

以。笏儼然。穀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  
寢廣。糧餉益艱。請豫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  
以頒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恩。而嚴察計吏  
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慮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  
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及華文閣待制。知  
廣州。兼廣東經畧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寶  
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召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  
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  
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  
知政事。其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  
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鎮浮。

不求名與善藏其用云

按林公庭梯江西通志伯正名泌豈其舊名而後以字行耶人稱爲嘉泰進士今史稱開禧進士科分亦殊而陸子集中與徐子宜書亦稱其字爲伯正云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乃是有進不及作書頗爲致意云云林志敘伯正官階甚畧止云歷官郡縣臺省部院然與史傳所稱頗合其並稱爲餘千人則無異也林志又稱其以母老乞養常爲母析壽甘露三降庭梅云

項龍岡安世

宋史本傳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陛下仁足

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容羣臣而不能  
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之上。有父子然後有  
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  
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  
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轉坤。在反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  
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  
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  
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  
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  
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  
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  
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

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謫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有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服。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

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于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綴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是示天下以不渡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經幄。天下皆以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爲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

荆渚安世方丁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僂冒所惡安世因貽僂冒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僂冒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開眼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國德安益急諸將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奸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總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於世

書問

先生答項平甫書云。孟子樞苗一段。大緊治助長之病。真能  
不。忘。亦。不。必。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  
明。終。是。爲。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皆  
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人。此。病。自  
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傳。夫。子。之。道。凡。人  
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  
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明。辨。其。未。知。處  
耳。

按。莽。宗。淳。熙。九。年。先。生。任。國。子。正。平。甫。奉。親。之。官。越。中。多  
見。先。生。高。弟。又。嘗。受。傳。于。淵。格。發。遂。以。書。來。問。學。自。謂。心  
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明。年。復。以。書。來。謂。欲。望。尊。

慈特賜指教。詳見先生年譜。然譜謂答書不傳。集中此書不知是何時所答。平甫信服先生。踰於朱子。嘗致書朱子。推尊先生。朱子答之。有云。所語陸園正語。三復爽然。是以其言爲是也。又云。子靜專於尊德性而已。於道問學過多。詳見年譜。然平甫始終信服先生之教。朱子病篤時。答平甫書。有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甫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之語。蓋平甫雖兼師朱陸。尤信陸學。故朱子云云也。

傅通守夢泉

傳聖謨仲昭齊賢克明附

祠堂記畧

包文肅公恢撰

先君子受學於陸象山先生。邑中同志者。時則有若傅公子淵聖。謨仲昭。齊賢。克明。諸前輩。而象山尤屬意者。必首屈子

淵指蓋公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匪獨象山愛之。南軒晦菴咸以爲老友。公嘗語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暢。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其生平類如此。宰寧都。素憚難治。公至。一化以道不踰年。而不丕變。潭帥周文忠公稱其政有光前耀後之休。雖西漢循吏未足比云。遷清江通守。紀綱方振。遽卒於官。後四十七年。其從子臨川縣尉涌請於使者。上達殿陛。崇祀鄉賢。復建祠於族之玉虛觀側。俾子弟以時祀焉。公名夢泉。號若水。子淵其字也。登紹熙二年進士。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曾潭之許。學者稱曾潭先生。

按子淵卒於官。部使者請于朝。祀于鄉賢祠。又建專祠。其文忠跋其行狀。謂縣大夫繪像祀于學宮。身後之榮如此。

而陳建作學部通辨。誣爲失心以死。世有失心以死者。身後能如是乎。則陳建之自失其心焉耳。

事蹟書間行狀跋

傅子雲錄先生語云。傅子淵請教。乞簡省一語。答曰。畏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曰。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入云。調節而疏。目旨高而趣淡。甚佳。調節而疏。目子淵好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引大文範細密。子淵能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嚴松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晦菴之門。爲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

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卷。嘆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先生答傅子淵書云。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爲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辯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遶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

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爲何如。

又書云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遲面剖。

又有書云日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敘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

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銳置楊朱。事墨翟則銳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爲師者亦誠寃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又有書云。比來居山。良有日新之證。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以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實。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爲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先生與劉潛使書云。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太守亦甚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子淵處之裕。

也。

真文忠公德秀作建昌三傳行狀跋云士有爵位竊於朝而名不見齒於其鄉之父老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之位奴蓋覽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揜故也傅氏三君子或仕幾達而不年或方仕而遽已或終其身未嘗仕然其德譽藹於州閭學問稱於師友其歿也縣大夫至繪像於學而祠之此可以苟得乎哉記曰微之顯識之不可揜詎弗信夫

按西山所謂仕幾達而不年者于淵也蓋于淵令寧都循卓之聲聞於當軸甫遷別駕而遽卒也

傅聖謨說一人啓事有云見室而高下異共天而寒暑殊先生稱意思好聖謨言文字體面大不小家先生云某只是見此好聖謨有許多說話

先生答傅聖謨書云。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爲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爲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賸索隱。鈎深致遠者。爲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爲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爲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爲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爲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爲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巖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箦。乃在垂死而從容若此。貧孰與。

死而云爲果無乃未得爲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爲道之蔽而然乎。

又言云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錄。聖謨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由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末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又書云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

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楊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間途各行窮日之力者所歸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輒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謾天地相似之間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志有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繁辭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畧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

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

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  
歸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辯以求  
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  
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釋如授小兒以聖  
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  
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  
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爲芻狗耳。發諸書  
畢後，寫此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傅仲昭嘗見廖懋卿坐間寂寂，因言其必未能自拔。先生聞  
之，因與廖幼卿書云：此不爲深害。朋友間迫之太甚，罪之太  
切，則又反爲害矣。蓋仲昭克治之嚴，與先生誘教之善，可以  
互參矣。詳見先生與幼卿書。

先生與傅齊賢書云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以自屈

先生與傅克明書云見所與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爲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爲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獨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學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見前輩議論起爲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統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知之哉必有大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讐寇則此

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視之  
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  
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包少師揚兄約弟遜

### 事蹟書問

包揚字顯道以克名堂人稱克堂先生建昌南城縣人以子  
恢貴贈太子少師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兄弟皆嘗學於  
先生既而從朱文公游揚嘗錄文公論文之語爲文說一卷  
其論學則篤信先生之言錄先生語爲一卷嘗謂人不務躬  
行踐履而專於講說誦習者必至充塞仁義朱文公浣疾其  
說嘗謂顯道輩便是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務  
求博雜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蔡季通被罪詹元善爲調護朱文公初亦欲與經營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爾勞擾文公嘉之且云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

文公嘗謂詳道資稟篤實誠所受重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處難忘所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蓋詳道顯道皆先事陸子後乃兼問學于朱子故朱子云爾然包氏弟兄固終身篤信先生之說非失之也顯道記先生語云子因隨衆畧說些子閑話先生少頃曰顯道今知非否某答曰畧知先生曰須要深知畧知不得顯道每常愛說閑話。

又云詳道書好文字亦好純人專不中不遠。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擱奈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

先生與包詳道書云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乘爭陵犯汙穢淫邪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爲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爲有所不忍爲有所不肖爲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爲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

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爲愚矣。謂不肖者爲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思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藝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尚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而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惑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間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

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林。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邱。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類類然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汗沱爲滄海。謂邱垤爲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之言。

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  
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  
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  
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  
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  
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  
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怪。  
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爲此怪說也。使生治古  
盛時康術。舉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  
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  
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

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在妄。其時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又答詳道書云。承論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有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寔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汙矣。又書云。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詳。常人之病。多在於點。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佳其好。或曲侮以逞其意。皆點之病也。求諸疑者。固無是矣。然於其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覲覲於非。所可待借矣。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概。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

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癢。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其。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又。答。書。云。爲。學。日。遠。尤。以。爲。喜。詳。道。天。資。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勤。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讀。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又答書云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乘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己於人當皆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何如

又與書云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爲學工夫大抵以爲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爲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

僻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著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則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畧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自就身已著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如此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又與書云。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

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斯之幾丈夫實可慚取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先生與包顯道書云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某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

賢者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晦菴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更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先生與包敏道書云。昆仲爲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爲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其第二書云。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爲況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敬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

尤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基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基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達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過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又答敏道書云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戔深而爲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

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得回字。凌遲遠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得面叩也。

又答書云。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桂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開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某來歲携二子滋蘭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此山。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爲向來澆薄。爭戾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款實。難延。

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固然之理也。  
入答書云。爲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氣精動皆聽於義理。不  
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  
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  
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  
望二賢兄。此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又與書云。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其勢不兩立。從其大體  
與從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不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  
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割慈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  
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快哉。豈不樂  
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

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使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有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敏道祭先生文畧云。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尹之任。幾聖之時。益其推崇如此。

顯道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剗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真西山集中有跋包敏道講義一首云。紹定己丑之孟夏。盱江包君敏道過于粵山之麓。縣尹宋侯聞其名。延致庠校。發

孫孟氏要指予亦陪末坐焉。是日邑官泊學子會於堂上者凡百數十人。聞君講說莫不聳動。歎未嘗有。越翼日子復屈致家塾君首以夫子之志學孟子之尚志爲兒輩言之。次論人性之善所以可爲堯舜者明白切至。聽者訥然忘倦。蓋君早從朱陸二先生游。得諸傳授者既甚的。而家庭伯仲自相師友。切劘講貫壯老如一。故其所造益以超詣。今年七十有八矣。浩然之氣畧不少衰。稠人廣坐音吐清暢。隨問學答。往往破的。昔晦菴先生嘗講於玉山縣學。發明四端之旨。幸惠學者至深。栗山先生亦嘗講於廬山白鹿之書堂。分別義利。聞者或至流涕。某生晚不及拜二先生而獲聞。足以識其師傳之所自矣。學長吳千兗等將以一學俾書其後。不得辭。君名遜敏道字也。